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八回 風流姐野戰情郎 勢利婆喜攀貴婿

詞曰：喜殺當初立志堅，一時悔卻惡姻緣，而今方得伴郎眠。此日興隨蓮並長，他年人共月同圓，千金一刻莫遷延。
——右調《浣溪沙》

話說利公子，將內外園門門斷，四邊門戶看明，放心大膽，一直竟進臥房。走到牀前一看，見小姐手托香腮，尚是沉沉熟睡。身上穿一領白紗衫，酥胸微露，下邊魚白紗裙，露出大紅紗褲，嬌豔非常。更有一雙興與小腳，大紅繡鞋，將手一跨，剛剛二寸有零，十分可愛。又見枕邊一本快史，反折繡像在外，像上全是春宮。公子一想，道：「原來在此看這樣書，定是看動了慾念，昏昏睡去，此女必是風流人物，不要怕他。」隨將雙手輕輕捧了小姐的臉，嘴對嘴一親。只見小姐在睡夢中，反把手來一抱，口中叫道：「我的親哥，愛煞我也。」開眼一看，大吃一驚！原來小姐看書，動了興。睡去，就夢見一個人來扯著他雲雨。公子親他嘴時，正夢中高興之時，故不覺雙手一抱，口中叫起親哥來。及至開眼一看，方知是夢。見果有一個美少年在身邊，嚇得縮手不迭，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如何直闖到內房，調戲良家閨女，還不快快出去。我若叫喊起來，叫你了不得。」

公子見他夢中如此光景，今又不就叫喊，更覺膽大，便道：「小生姓利，家父新升揚州知府，小生相隨上任。偶而閒步到此，忽見小姐尊容，不是嫦娥再世，定然仙子下凡。若竟棄之而去，天下哪有這般不情的蠢物。」小姐道：「你既是個黃堂公子，也該稍知禮法，我叫人來拿住，不怕不當賊論。」公子道：「小生得近小姐尊軀，即使立刻置之死地，亦所甘心。況以賊論何妨，也不過是一個偷花賊罷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要來抱小姐。小姐道：「天下哪有這樣歹人，青天白日，闖入內房行奸，應得何罪！小燕快來！」公子道：「不瞞小姐說，尊婢並沒有在此。內外園門，俱被我門上了。這園中只有小生與小姐兩個。」

倘蒙小姐憐念，得賜片刻之歡，小生決不負。若心推阻，小生出去，少不得相思病，也要害死。不如死在小姐跟前，陰司去也好與你做對死夫妻哩！」小姐道：「厭物，說得這般容易！」

奴家千金之軀，豈肯失身於你，叫我將來如何為人？」公子道：

「小生尚未有妻，倘蒙不棄，我即刻就對家父說了，遣媒說合，嫁了小生何如？」小姐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快快去遣媒來說，奴家原未受聘，定然成就。那時明婚正娶，豈不兩全！」公子道：

「小生滿身慾火如焚，豈能等得婚娶。望小姐可憐，稍效魚水之歡，以救目前之急，斷不敢有負。」小姐道：「這個斷斷使不得，今日草草苟合，必然難免白頭之歎。」公子連忙跪下，道：「老天在上，我利探今蒙小姐先賜成婚，若不娶為妻室，死於刀刃之下。」小姐道：「快些起來，成甚模樣。」公子道：「小生跪了下去爬不起，望小姐扶一扶。」小姐道：「我不會扶。」公子道：「我也不會起來。」小姐笑一笑，只得將纖纖玉手來扶他，道：「厭物，還不起來，快快出去。」公子趁勢一把抱住，道：「小姐叫我去，我如今倒要進去哩。」就將小姐抱到牀上，解衣扯褲。小姐看書已動春心，睡去又做春夢，正當慾火難禁之時，況兼公子少年美貌，極意溫存，親嘴摟抱，解裙扯褲，已先弄得遍體酥麻，神魂飄蕩。口中雖則推托，心上早已允從。故趁他來扯，假意手脫，被他脫得精赤條條，緊緊摟抱，任情取樂。一個是貪花浪子，最會調情。一個是風流閨女，初得甜頭。一個說前生有分，今朝喜遇嬌娘。一個道異日休忘，莫作負心男子。說盡了山盟海誓，道多少浪語淫聲。

足足兩個時辰，方才雲收雨散。只見鮫帕上猩紅點點，酥胸前香汗淋漓。雲雨已罷，各自穿衣，恩恩愛愛，依依不捨。小姐道：「奴家千金之軀，一旦失之君家，奴之身即君之身矣。可即央媒說合要緊。」公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不知尊翁是何名號？」小姐道：「我父親名喚林旺，字攀貴。奴家小字愛珠。」公子道：「這也奇。小姐名愛珠，小生乳名愛郎，足見取名之時，就該做你的郎君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恐丫頭們來，快出去罷。」公子道：「後會有期，還求小姐再賜一樂。」小姐道：「你急急央媒說合，後會不遠，何云無期？」公子道：「急急說合，也要十日半月耽擱，叫我如何撇得下。」小姐道：「你晚間可能出來麼？」公子道：「我另是一船，只要小廝們睡熟，就好出來，不知小姐可有良法，再賜一會否？」小姐道：「奴家獨住在此房中，只一小丫頭，睡著人事不知的。在外還有兩個大丫頭來相伴我，她卻住在那邊房。只要等她來睡了，我便開你進來，五更出去。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可不好麼！只是說親要緊，我身已被你點污，再不嫁別人的了。」公子道：「這個何消囑咐。」

兩人隨各穿好衣服，手對手送至園門，相別而去。是夜小姐打發丫頭們睡熟，獨自一個到園門守候。公子到船，也急急吃了夜飯，直等船上人都睡靜，方輕輕開出。幸有月色，不數步來到園門。見門閉著，又不好敲，只得輕輕咳嗽一聲。小姐早已聽見，知是情郎來了，便開門接進，仍復門好。公子便將小姐摟摟抱抱，同到房中。小姐已點起兩枝紅燭，如同白日，急急解帶寬衣，先在旁邊涼牀上恣意取樂了一會，方向上牙牀共枕而眠，相抱而睡。至五更，兩人再整鴛鴦，重翻紅浪，直至天色微明方去。至晚又來，如此早去晚來，不覺已經十日。

那十夜之中，千般做弄，萬種恩情，只見媒人來說，愛珠忽起疑心。那夜公子進來，摟摟抱抱看著愛珠，卻是怏怏不樂，眼中淚下。公子大驚道：「我與你如此歡娛，每常見你十分欣喜，今日為何忽然不快，請道其故。」愛珠道：「奴家一時錯了主意，隨順了你。如今身已被污，悔之無及，想來惟有一死。」

「公子一發大驚，道：「小姐，何出此言，小生與你正要做得長久夫妻，何得忽發此不利之語。」小姐道：「你不要再騙死了人，你是個貴公子，自然想娶一個千金小姐，奴家醜陋村姑，怎做得你貴人的妻子？」公子道：「說哪裡話！我與你山盟海誓，言猶在耳，小姐何忽起疑？」小姐道：「你的盟誓，全是騙局。誰來信你？你又不是久居此地的，你父親一領了憑，就要起身了。若果真心，今已十餘日，還不見媒人來說。分明一時局騙，起身後便把奴撇在腦後了，還說甚長久夫妻。我仔細思想，只伯連公子都是假的，不知哪裡來一個遊方光棍，冒稱公子，將奴好騙上手。只圖眼下歡娛，哪管他人死活。」公子道：「小姐多疑了。不是我央媒來說，只因這幾日父親有事，所以還未道及。」小姐道：「足見你的真心了。婚姻也是大事，怎麼有事未曾道及？等你家事完，可不要起身去了。」公子道：

「小姐說得不差。小生一心對著小姐，竟忽略忘懷了。明日包管就有人來說，斷要娶了一同起身。」小姐道：「這便才是。只怕還是鬼話。」公子道：「小生若有半句虛言，欺了小姐，天誅地滅。」小姐道：「若果如此便罷。不然，我死也決不與你甘休的。」公子道：「小姐請放心，小生若要負心，決不肯立此惡誓的。今已夜深，請睡罷。」小姐那時也歡喜了，兩人摟抱上牀，你替我解衣，我替你脫褲，情意更濃，不可言述，直待五更別去。

你道因何久不遣媒來說，原來公子一會愛珠之後，回家就在父母面前再三說過。怎奈他父親利圖也專在勢利上做工夫的。

見兒子說，便細細訪問，知林員外是個臭財主，只有兩個女兒，大女才貌雙全，是他最所鍾愛，已嫁與金家，聞說妝奩還一些沒有。況次女貌甚平常，又非所愛，一無可取，所以丟開。今日公子受了小姐許多言語，一到船上，睡了一睡，起來就到母親處，又苦苦相求，斷要央媒到林家說合，趁便要娶了回去。

刁氏是最愛公子的，即刻又對丈夫說知。利圖道：「非是我央人去說，但聞林家雖則財主，是個臭吝不堪的。又是個白衣人，他有兩個女兒，大的好些，又嫁了。小的相貌又平常，我家堂堂知府，怕沒有門當戶對千金小姐來做媳婦？癡兒貪他哪一件？」刁氏道：「媳婦只要賢慧，哪在才貌。況兒子中意，我們何必拗他。至於白衣，他既是財主，要做官何難？從來說會娶娶對頭，不會娶娶門樓。還是央媒說合為是。」利圖道：

「你喚愛郎來，我問他，貪他哪一件？定要他莫要娶過門來，悔之無及。」刁氏果叫人請了公子來，利圖道：「癡兒子，你苦苦要我央人到林家說親，你究竟貪他哪一件？」公子道：「夫婦為人倫之首，要一生相處。娶得不好的，雖是千金小姐，必為

終身之累。孩兒聞得林小姐才貌雙全，德性又好。若一錯過，哪裡還有好是他的？」利圖道：「你莫非聽錯了？我也聞得，他大女兒才貌果好，久已嫁與金家。他第二個女兒，並無才貌，不要聽了虛言，娶到家時，悔之晚矣。至說他德性好，你何從知道？」公子道：「孩兒也不曉得他大女兒、小女兒，只知他名喚愛珠，尚未受聘，才貌是孩兒親眼見的，並無差錯。」

」利圖道：「胡說！他是個深閨處子，何從見來？況才在他肚裡邊，一發無從看見。你莫非做夢麼？」公子自知失言，只得設言強對，道：「孩兒前日偶然閒步，見林家園內荷花大開，進去一看，那荷池上面有書室一間。四壁貼滿詩詞，都是愛珠名字，台上圖書滿架，還有荷詩一首，墨跡未乾。正在觀玩，忽見裡邊有個絕色女子，同了一個丫鬟走進，見了孩兒，那女子便避了進去。那丫鬟就對著孩兒說：『這是我家愛珠小姐的書室。你是何人？亂闖進來！』那時孩兒對說：『偶爾看荷，無心到此，不知是你家小姐書室。但你家小姐，是個女人，難道曉得讀書，要這書室麼？』那丫頭就說：『難道獨有男子會看書？若說我家愛珠小姐的才，合郡馳名，哪個不知？哪個不曉？只怕蘇州城內，沒有這樣才子得配我家小姐哩！』孩兒又問：『難道這樣才女，還沒有許過人家麼？』他說：『我家員外，慎於擇婿，豈肯容易許人？』因此孩兒說是親眼見的。望爹爹央人去，只求愛珠小姐便了。」那利圖終是個禽犢之愛，聽了公子一片假話，信以為真。就叫一個門客——馮成寫一名帖，去拜林旺，求他愛珠小姐與公子為室。

馮成領命，來到林家。家人接帖投進，員外不知何人，只得出廳接見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員外道：「不知尊客到來，有何賜教？」馮成道：「小子馮成，蒙揚州府知府利公收在門下效勞，無事也不敢驚動。只因利公單生一位公子，有才有貌，心上必要擇一個才貌雙全的小姐為配。怎奈總未有中意的，所以耽遲至今，年已十七，尚未受室。目下利公到此領憑，聞得令愛愛珠小姐才貌俱全，可稱匹配，特命小子作伐奉求，不識尊意若何？」員外聽說現任知府的公子求他女兒，好不喜歡，道：「利公自下來領憑，不知是何處升轉的，公子可同在此？」馮成道：「是杭州府同知，新升的。」員外一想，道：「莫不六年前在此請石道全醫夫人病的麼？」馮成道：「正是。」員外道：「如此說，公子沒有尊堂了。」馮成道：「公子原是二夫人所生。如今二夫人已為正室，一家全是他作主哩！」員外聞知大喜，道：「馮兄請少坐，小弟進去與房下商酌奉復。」

隨即別了馮成，笑嘻嘻走到裡邊，將馮成來意，細細與院君一說。院君聽說現任知府的公子，求他女兒，更覺歡喜。還恐女兒心上不願，又到園中私問女兒。哪知原是女兒勾引來的，有甚不從。員外隨將個大紅全帖，寫了愛珠年庚，付馮成取去。

利家也不占卜，單到課命處，選了一個畢煙吉日。只隔十日，便連夜買了綢緞花帕，換了金珠首飾，又封禮金百兩。先命馮成去說知，隨即送去。又當下聘，又當通信。員外見日子甚近，幸喜妝奩久備，只衣裳還要添些。即刻叫了數十裁縫做起衣服，等花轎到門，就打發女兒上轎。先於隔夜，將妝奩送下船去。